

八十载烽火情缘 两代人红色守望

● 马战酣

九月的科尔沁，秋光浸染大地。9月16日中午，一间寻常的会议室里，两双手跨越山海与岁月，紧紧相握。掌心传递的温度，不仅是初见的热忱，更承载着一段绵延八十载的红色记忆与生死情谊。

这场相聚看似平常，却藏着跨越时空的约定。一方是75岁的王江萍，原江西九江441厂退休技术干部；另一方是库伦旗退休干部斯琴德力根，还有几位见证者相伴左右。众人落座，时光闸门缓缓开启，思绪即刻回溯到那个血雨腥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故事的主角，是两位老者的父亲——王江萍的父亲、时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二师第十三团政委的王景义，与斯琴德力根的父亲、时任该团第二连指导员的公仓敖力布。一段关于信仰、营救与守望的传奇，便从这两位革命先辈的交集开始。

婚假未休，舍身护送脱险境

1946年9月的一天中午，秋阳炙烤着科尔沁草原，连风吹过草尖的声音都带着几分燥热。突然，一阵急促得近乎焦灼的马蹄声，打破了沙日塔拉屯的宁静，马蹄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翻滚，骑手俯身策马，径直朝着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二师第十三团团部的方向奔去。马背上的人，正是二连指导员公仓敖力布，他身上的婚假礼服还未来得及换上，脸上却没有半分新婚的喜悦，唯有凝重如乌云的神情，眼神里满是焦灼与急切——他刚刚得知了一个足以撼动全团的惊天阴谋，必须第一时间向团政委王景义汇报这关乎多位同志生死的重要情报。

彼时，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分，营区里的多数指战员都趁着这段时间午休，整个营区除了几声零星的马蹄声，显得格外安静。唯有团政委王景义没有休息，他正与警卫员坐在屋外的马棚旁低声交谈，眉头微蹙，似乎在思索着近期营区内的异常动向。远远望见公仓敖力布策马狂奔而来，还未等马匹停稳，王景义便心头一紧，凭借多年的革命经验，他瞬间预感必有万分紧急的要事发生，当即快步上前，沉声问道：“敖力布，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公仓敖力布翻身下马，来不及拍打身上的尘土，喘着粗气，声音因急切而微微发颤，却字字千钧：“政委，不好了！出大事了！”他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十三团有人要叛变投敌，他们已经密谋好了，计划在叛变前，先杀害您和路西办事处主任李坦等咱们八路军派来的干部！”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在王景义耳边炸响。他瞬间收敛了神色，大脑飞速运转，结合前一日上午发生的异常情况——自己的妻儿马坐骑无故遭人劫持，直到傍晚才挣脱束缚归来，马的蹄子上还残留着被人绑过蹄子的痕迹，种种迹象串联起来，让他更加确信局势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王景义没有丝毫慌乱，眼神迅速变得坚定，他深知每一秒都关乎生死，当即做出决断：必须立刻稳住阵脚，寻找最佳时机，带领同志们安全撤离。

当晚，叛军为了迷惑王景义等八路军干部，掩盖即将发动叛变的阴谋，特意杀了羊，摆下宴席假意款待。席间，叛军头目频频举杯劝酒，言语间尽是虚伪的奉承，试图让众人放松警惕。酒肉交错之际，警卫员裴荣心中始终紧绷着一根弦，他借故外出解手，悄悄留意着周围的动静。走到营区角落时，他忽然听到几名神色诡秘的团里的干部聚在一起，用蒙古语低声密谋，其中一句“半夜十二点动手，杀……”清晰地传入耳中，后面的话语被刻意压低，模糊不清，却已让裴荣浑身汗毛倒竖，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他不敢有丝毫停留，强压下心中的惊惧，蹑起脚尖，沿着墙根悄悄返回宴席，趁着倒酒的间隙，凑到王景义身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火速汇报了刚刚听到的危急情况。

死神的阴影已悄然逼近，空气中都弥漫着致命的危险。但王景义依旧临危不乱，他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酒，用眼神示意裴荣沉住气，同时悄悄给身边的李坦等同志递了个眼色，示意众人切勿打草惊蛇，继续配合叛军的表演。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等到营区里的人都酣然入睡，此起彼伏的鼾声在夜色中响起，王景义才缓缓起身，带领李坦、裴荣等同志，借着夜色的掩护，轻手轻脚地将马匹从马棚中牵出，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惊动叛军。一切准备就绪，王景义猛地一扬马鞭，清脆的鞭声划破夜空，几骑人马立刻调转马头，朝着北方疾驰而去，很快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仅仅几分钟，叛军发现王景义等人失踪，顿时乱作一团，追赶的马蹄声“嗒嗒嗒”地紧随而来，尖锐的嘶喊声划破了夜的寂静。万幸的是，当时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叛军心中本就有些鬼，忌惮途中会遭遇八路军的伏击，追出一段距离后，便不敢再往前，胡乱放了几枪，便悻悻地掉头返回了营区。

事实上，公仓敖力布在汇报完情报后，便没有丝毫懈怠，他早已提前做好了接待准备。他悄悄找到一连副连长，向其坦露了叛军的阴谋与护送王政委撤离的计划，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挑选了一排精锐兵力，在王景义等人撤离的必经之路等候接应。见到王景义一行安全赶来，公仓敖力布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立刻指挥队伍警戒四周，自己则护在王景义身旁，带领众人连夜赶路，不敢有片刻停歇。经过一夜的奔波，终于将王景义一行7人安全送达八路军控制的通辽县余粮堡区公所驻地，成功脱离了险境。

抵达安全地带，生死离别之际，王景义紧紧攥着公仓敖力布的双手，这双手因骑马和握刀磨出了厚茧，却格外有力。王景义的目光坚定如炬，一字一句地叮嘱：“敖力布，你记住，无论后续的形势何等险恶，都务必坚守革命立场，带领身边的同志坚持斗争，时刻牢记‘革命’二字的分量！”说着，他转身从马背的行囊中仔细取出一双崭新的靴子，一双精心包裹的旱烟，郑重地递到公仓敖力布手中，语气柔和了几分：“这双靴子，送给你的妻子，感谢她支持你的

革命工作；这卷旱烟，带给你的父亲，算是我的一点心意，留个念想。”末了，他拍了拍公仓敖力布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若没吸了枪子儿的狗（暗指叛军），咱们将来在革命阵营里再相见！”话语中，既有对未来的期许，也有对战友的牵挂。

这份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并非一时兴起，早在数月前便埋下了深厚的伏笔。1946年4月，春寒尚未完全褪去，辽北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调派经验丰富的王景义前往内蒙古科左前旗（当时隶属于哲里木盟管辖），担任大郑铁路以西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二师第十三团政委，同时兼任路西办事处政委，负责巩固当地的革命根据地。接到命令后，王景义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带着警卫员裴荣、马夫王五洲动身赴任。时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阿思根深知此次任命的重要性，亲自陪同王景义一行前往十三团团部，并当着全团指战员的面，郑重宣布了组织的决定。当时，路西办事处作为地方行政机构，主任李坦也是由八路军派来的优秀干部，团部就驻扎在朝鲁吐努图克沙日塔拉屯一位大牧主家的宅院内，局促的两间房，既是办公地点，也是众人休息的地方，条件十分艰苦。

履职之后，王景义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深入连队，与指战员们同吃同住，很快便

熟悉了团里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发现，二连指导员公仓敖力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位来自黑马营子村（现隶属于科左后旗甘旗卡镇）的蒙古族青年，不仅身材挺拔、作风硬朗，早年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蒙、汉、满、日四种语言，1945年毕业于王寺庙（今乌兰浩特）日伪时期的“陆军军官学校”，具备扎实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公仓敖力布心中怀揣着民族解放的远大理想，对革命事业有着坚定的立场，从不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所动摇。王景义对这位有志青年格外赏识，经常找他谈心谈话，主动向他传播革命思想，给予他革命的启蒙与引导，悉心培养他向中国共产党组织靠拢。一来二去，两人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在思想上相互认同，情谊日渐深厚，成为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王景义在闲暇之时，还常常跟随公仓敖力布前往他的家中做客，公仓敖力布的父亲热情好客，一家人都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政委十分亲近，王景义与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如同家人一般。

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46年夏，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愈发严峻，国民党军队凭借装备优势，大举进攻辽吉解放区，战火迅速蔓延到哲里木盟一带，当地的形势瞬间变得岌岌可危。当时，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二师刚刚组建不久，队伍成分较为复杂，部分连队的指战员思想不够坚定，在国民党军队的威逼利诱下，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8月，驻防库伦旗的骑兵二师十四团某连率先发生叛变，他们背弃了革命信仰，带着武器装备前往彰武县投降国民党，成为了人民的敌人；9月初，科左后旗十二团的某连也相继倒戈，叛变投敌。一时间，东蒙地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杀害地方党政军干部的惨案接连发生，革命事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科左前旗地处敌斗争的最前沿，是阻挡国民党军队北上的重要屏障，战略位置十分关键。受周边叛变事件的影响，十三团内部也开始暗流涌动，各种不利于革命的谣言四处传播，不少指战员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军心动摇。在敌进我退的严峻形势下，团内的反动势力开始蠢蠢欲动，某连的部分人员暗中勾结，策动大家投敌；还有一部分人则处于观望状态，既不愿意背叛革命投靠敌人，也没有勇气跟随八路军后撤，只能茫然地等待形势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团都笼罩在一股压抑、紧张的氛围之中。即便如此，王景义依旧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没有退缩，也没有慌乱，而是挨家挨户、逐个连队地找指战员们谈心谈话，反复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耐心讲解革命形势，鼓励大家坚定信心，拼尽全力稳定住动荡的局势。

现在回想起来，倘若不是公仓敖力布在家休婚假时，偶然从亲友口中得知了叛军的叛变阴谋，他没有顾及自己的新婚假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奔袭30里路程，火速点燃炮台，向团部向王景义报信，那么王景义、李坦等同志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这场生死营救，让王景义与公仓敖力布之间的革命友谊，在烽火的淬炼中愈发坚固，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蒙冤二十九载，正道终不辜负

成功脱离险境后，王景义没有丝毫喘息，即刻重新投身到东北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东北解放后，他又响应组织的号召，随军继续南下，转战大江南北，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历经无数次战斗的洗礼，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战功。全国解放后，王景义被调任至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在新的岗位上，他依旧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操劳。1971年，随着兵团体制的撤销，常年劳累的王景义身体已不堪重负，便在正师级岗位上离休休养，后来经过组织调整，享受副军级待遇。1985年后，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革命家，在安详中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与王景义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荣光不同，公仓敖力布在之后的人生岁月里，却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磨难与坎坷。1947年1月至1949年1月，他先后在内蒙古军区第二师警卫团、内蒙古军区索伦军马场服役，在部队中，他依旧坚守初心，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丝毫没有因为之前的惊险经历而懈怠。1949年1月，由于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积劳成疾，公仓敖力布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疼痛难忍，已无法适应部队的高强度训练与作战任务，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转业回乡。回到家乡后，他被安排到库伦旗第五区（今属科左后旗）的伊合要学校任教，本想就此告别战火，在教育育人的岗位上贡献力量，却未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正悄然向他逼近。

1951年11月，一张凭空捏造的诬告信，如同一块巨石，将公仓敖力布狠狠推入了深渊之中——有人恶意指控他在1946年9月十三团叛变前夕，“亲手杀害了王景义、李坦等首长”。这一指控毫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粹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栽赃陷害。尽管公仓敖力布多次向组织据理申辩，详细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试图自证清白，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找不到能够为自己作证的证人，最终还是被错误地开除了公职，下放到底层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沉冤，一背就是整整29年，彻底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从1951年到1979年，这漫长的29年岁月里，公仓敖力布承受着常人难以言表的迫害与精神折磨。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体上的疲惫尚且能够忍受，精神上的屈辱与痛苦却时刻啃噬着他的内心。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盛行，他更是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反复批斗，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长期的身心俱疲，让公仓敖力布不堪重负，曾经坚定的意志也一度濒临崩溃，他曾数次因无法忍受这无尽的折磨，萌生了轻生的念头，万幸的是，每次都被他的妻子及时发现并救下，才得以保住性命，一家人在旁人异样的眼光和生活的困顿中艰难求

生。人间自有正道，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只是这份公正，来得太过迟缓。

1979年的一天，秋高气爽，正当公仓敖力布在田间劳作，心中对未来依旧充满迷茫之时，几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经过询问得知，他们是内蒙古公安厅的外调人员。外调人员表明身份后，向他详细核实当年蒙骑二师十三团叛变的具体经过，并着重询问了王景义当时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叛变的可能。听到“王景义”这个熟悉又久违的名字，公仓敖力布的身体猛地一震，他放下手中的农具，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颤抖着双唇，将当年自己如何得知阴谋、如何向王景义报信、如何护送众人脱险的真实经过，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格外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随后，外调人员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黑白照片，递到他面前，让他辨认。公仓敖力布接过照片，双手微微颤抖，凑近眼前仔细端详，看清照片上人的容貌后，他瞬间红了眼眶，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照片上的人，正是当年被他拼死护送脱险的团政委王景义。

“王景义同志还活着！”外调人员的话语，如同春雨般滋润了公仓敖力布干涸已久的心田，让他积压了二十多年的委屈与痛苦瞬间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泣不成声。外调人员见状，也十分动容，轻声安慰道：“老同志，您受苦了。王景义同志一直惦记着您这位救命恩人，这些年来，他多次写信给我们内蒙古的有关部门，恳请我们协助寻找您的下落。如今他在南方担任重要职务，我们把他的通信地址给您，你们可以重新取得联系了。”

百感交集的公仓敖力布，颤抖着双手接过外调人员递来的通信地址，紧紧攥在手中，仿佛握住了救命的稻草。回到家中后，他立刻找出纸和笔，尽管多年未曾提笔，字迹已有些生疏，但他依旧一笔一划地认真书写，给阔别三十余载的老战友王景义写下了第一封信。信中，他倾诉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遭遇与委屈，也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思念与牵挂。鸿雁传书，跨越千里，中断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情谊，终于在书信的往来中重新接续。原来，上世纪70年代，王景义因长期征战落下的旧疾复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便按照组织安排离休休养。离休后的闲暇时光里，他时常会想起昔日一同并肩作战的战友，尤其是当年舍命相护、让他成功脱险的公仓敖力布，心中满是牵挂，不知这位恩人如今过得可好，身在何方。为了找到公仓敖力布，王景义多次亲笔致信内蒙古的有关部门，详细说明当年的情况，恳请他们协助寻找。这些信件经过层层流转，最终辗转送达自治区公安厅，才有了外调人员上门核实、帮助两人重新联系的一幕。

在后续的通信中，王景义从公仓敖力布的信中，详细得知了他因自己而蒙冤29年的悲惨遭遇，内心悲痛不已，也充满了愧疚。他当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向有关部门出具书面证明，在证明中，他用坚定的笔触明确写下“无罪好人，救命功臣”八个大字，清晰地陈述了当年公仓敖力布冒死报信、护送自己脱险的全部经过，为他证明清白。在王景义的全力奔走与积极协调下，公仓敖力布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组织上正式撤销了所有针对他的不实指控，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与名誉，补发了相应的工资。沉冤得雪的那一刻，公仓敖力布热泪盈眶，压在他心头29年的巨石终于被挪开，他终于得以重新获得新生，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

王景义在与公仓敖力布的通信中，还了解到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农村辛勤劳作，曾经精通四门语言的本领被埋没，无法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心中深感惋惜。恰逢那个特殊年代结束，国家迎来了百废待兴的发展时期，各行各业急需优秀的人才，尤其是江西省的多所高校、外语教员极度稀缺。王景义想到公仓敖力布精通多门外语，是难得的外语人才，便主动四处奔走，向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铁道学院）推荐了公仓敖力布。学院得知公仓敖力布的情况后，求贤若渴，当即向他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前往该院任教，发挥自己的专长。无奈的是，公仓敖力布在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中，身体早已被摧残得不堪重负，风湿病反复发作，无法适应长途奔波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节奏，只能满怀感激地婉拒了这份盛情邀请。1983年，公仓敖力布正式从库伦旗第一中学办理了离休手续，从此在家安享晚年，陪伴家人。1998年，这位历经沧桑、坚守初心的革命者在库伦旗安然逝世，享年79岁。

回望当年的烽火岁月，王景义与公仓敖力布在生死离别之际，曾郑重约定，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一定要再次相逢，共话革命情谊。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两人失联三十多年后，终于通过书信重新取得了联系，却因为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再加上相隔千里路途遥远，始终未能如愿相见。这份未能实现的约定，成为了两位老人心中永远的牵挂与遗憾，也成为了那段革命岁月中一抹淡淡的感伤。

两代牵手，八十载记忆永赓续

十几年前，王景义的女儿王江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心中始终怀揣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为了更真切地了解父亲的革命历程，感受父亲当年的革命情怀，她毅然踏上了追寻父亲革命足迹的旅程。在王江萍看来，对父亲的思念，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眷恋，更是对“根”的追寻与眷恋——不忘自己的出处，敬重生命的传承，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份情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朴素情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父母的忌日、清明节、春节等特殊节日，送上一束鲜花、烧上几沓黄纸，便能寄托心中的哀思。但王江萍却选择了一种更为厚重、也更为有意义的方式来缅怀父亲：她沿着父亲当年战斗、工作过的地方逐一寻访，收集父亲亲历的历史资料，整理父亲的革命事迹。她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他的英雄事迹虽然已经被史志部门记载，但我希望能亲自踏上他走过的



王景义的女儿王江萍(左)与公仓敖力布儿子斯琴德力根(右)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土地，触摸那段真实的历史，让这份红色记忆能够完整地传承下去。”王江萍的话语朴实无华，却藏着一份深沉的责任担当。

2017年，王江萍在寻找父亲当年在内蒙古骑兵部队服役经历的过程中，通过当地史志部门的介绍，结识了通辽市党史办的退休干部刘忱。刘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整理和研究当地的革命历史，手中掌握着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得知王江萍的来意后，深受感动，主动将自己收集的关于王景义当年在十三团工作的相关资料全部提供给她。正是从这些详实的资料中，王江萍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父亲当年在内蒙古曾遭遇过叛变危机，以及公仓敖力布冒死报信、护送父亲脱险的那段生死与共的故事。父亲们在烽火中结下的深厚情缘，让王江萍深受感动，也让她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一定要找到公仓敖力布的后人，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能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当年那段历史的细节。在刘忱的热心协助下，多方打听、四处联络，终于找到了公仓敖力布的二儿子斯琴德力根的联系方式。2000多公里的路程，隔着千山万水，却没能阻隔这份跨越两代人的特殊联结，两位“红二代”通过网络取得了联系，开启了一段新的情谊。

在与斯琴德力根的交流中，王江萍得知，斯琴德力根从小便以父亲公仓敖力布为榜样，将父亲的革命精神铭记在心。他早年在库伦旗实验小学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勤杂人员做起，始终勤奋钻研、踏实肯干，无论是干体力活，还是做行政工作，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凭借着这股韧劲，他逐步成长为了学校的教务主任、中学校长，后来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过旗教育局副局长、乡长、乡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今已光荣退休。

斯琴德力根也向王江萍展示了一份珍藏多年的珍贵信物——1980年王景义写给公仓敖力布的一封信。信纸上的字迹虽已有些泛黄，但依旧清晰可辨，信中，王景义满怀遗憾地写道，自己十分思念昔日的老战友，时常想起当年并肩作战的岁月，奈何身体状况不佳，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前往内蒙古探望战友，只能通过书信传递牵挂。更让王江萍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公仓敖力布平反恢复工作后，由于常年劳作和遭受迫害，视力严重下降，无法亲自书写相关材料，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便由当时年轻的斯琴德力根执笔记录，公仓敖力布在一旁口述。也正因为如此，斯琴德力根对父辈们的故事记得格外详实、清晰，听起来也格外亲切、生动，仿佛自己亲身经历过一般。

带着对先辈情谊的崇敬与对后人的牵挂，9月14日晚，王江萍独自一人跨越千里山河，从江西抵达通辽市。长途跋涉的疲惫，在想到即将见到斯琴德力根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王江萍便与66岁的斯琴德力根在约定的地点相见，两人快步走上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握，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八十载的历史交接，握住了父辈未尽的情谊，也握住了两代人对红色记忆的共同坚守。

在通辽的两天多时间里，斯琴德力根与64岁的妻子娜仁全程陪同王江萍，带着她先后参观了通辽博物馆、王庄园等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景观。在通辽博物馆，当看到当年骑兵部队使用过的武器、衣物等文物时，两人都不由得驻足良久，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父辈们当年浴血奋战的身影。

一段红色记忆，因两代人的牵手而愈发鲜活；一份生死情谊，因后人的守望而得以延续。从王景义寻找救命恩人，到王江萍追寻父辈足迹、联络恩人后代，两次跨越时空的寻找，让一段烽火情缘在80年后，演绎出更动人的篇章。

通记